

第二十课 祖师对转世身份的反思

〔即将降生（约 1698 前后）·出生地圣地考证 | 地点：貢覺三岩縣〕

上一次讲到仁珍才旺诺布对转世活佛的一些看法。他对某些社会现象不太认同、有些批评,但看祂整篇文章,更多的其实是对自己的反省——内容里没有特别针对哪个人或哪件事,只是用反思的方式,算是一种对自己的批判。在祂看来,别人把祂看成一个转世者、一位伟大菩萨或某位著名成就者的转世,但祂自己会去想:我真的有能力承担这样的名号吗?

我真的有条件支撑这样的佛行事业吗?祂很诚实地说,自己虽然有比较清晰的一些前世记忆,却不认为这些记忆有多清晰——当然这也可能是谦虚之词。后来祂虽做了许多未来的预言,却不会刻意说「这是我预测到的未来」「我看到了结果」,而是说「这是我的一些分别念、或定境中出现的现象,你们信也好、不信也好,反正我看到是这样,你们自己斟酌」。

祂在文字里常表现出一种很谦虚、很自省的态度。就像祂说,自己从小就有一些空性、如梦如幻的体验,但祂认为这只是前世留下的一点好习气,没什么了不起、也不值得炫耀。祂反而觉得:如果自己不能对上师三宝自然而然地生起坚固的信心与誓言,不能对一切因果业报很努力、很严格地去取舍,那也没什么意义。

他也认为,这些前世的记忆、前世熏陶得来的能力,祂从来不当作是「我的能力、我的功德」,而是全部归于传承、归于上师的加持。祂说:这些都是由于我生生世世的本尊——莲花生大士所幻化的历代殊胜传承上师,以及我这一生的根本上师,祂们的加持。所以我才得以承接祂们的加持、承接祂们广大的意趣,而不被自私、错误的判断所干扰;所以我不会只为了自己的舒适、宁静与解脱而发愿,而是追随佛菩萨、追随传承上师,发广大的大乘愿,精进地把一切有缘众生引向菩提。

祂后面又说:因为我对上师、对佛法有信念,对因果有透彻的理解,对轮回恶趣的痛苦有深刻的了解,所以我并不担心自己会永远堕在里面——只要能广泛利益无量无

边的众生,我会毫不犹豫地转世去三恶道。这就是真正菩萨的菩提心。我们常说「我要利益一切众生」「我要带众生同上证悟道」,但我们的修行、层次还停留在表面、肤浅的发愿,没有至诚、恳切、由衷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出去。

这里面我们欠缺太多:对上师三宝没有完全坚固的信心,对解脱轮回恶趣的痛苦没有深刻理解,也不太在乎细微的因果报应。虽然知道众生很苦、希望自己有利益他,但这种发愿都不是真正诚恳、发自内心的,大部分只停留在表面意识——看着法本、对着仪轨读一遍,大概理解个意思,就没了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修密乘法门时,征相来得那么慢。

每个仪轨、每个法门,结尾都会提到这个法门有多少功德、多大加持、多迅速的验相,可我们感觉不到,反倒觉得那些话象是安慰人的。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没有达到该有的基础,所以产生不了功德。很多佛经或殊胜法门会说:念一句咒语或佛号能得如何功德解脱,或修此法门三天、七天就开显智慧、亲见本尊、直接出现征兆。

这些功德,佛经也好、法本也好、仪轨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深刻的、都是真谛,里面不会有刻意扭曲或安慰的话,而是佛菩萨留下的真谛语言所化的文字。但要达到这些功德,前提是什么?是我们的出离心、菩提心、对三宝坚固的信心要达到一定门槛,才能产生这样的功德。

所以凡夫修行时常遇到的问题——修着修着卡住了、想不透、做不下去——为什么?前行法没做好,出离心不够,菩提心不诚恳,对上师三宝的信心还落在「实有事物」的层次上。很多在社会上历练、生活过的人,反而容易遇到一个问题:生活与社会中有种种状况,让我们习惯用一些负面的、敷衍的、把心藏匿起来的心理运作,去逃避伤害、避免痛苦;久而久之养成固有习惯,在修行上反而成了枷锁、成了很大的障碍。

我们对上师三宝的信心,往往落入「用看人的角度」去看;对环境、对轮回的概念,也落入社会观点的角度。种种造就之下,法入不了心,不管怎么读,都觉得佛法跟生活完全相隔、合不到一起。所以要如何提升自己的修行?

一定要像仁珍才旺诺布大师那样,不断反省自己、消化内心、反思并解剖自己内心的种种。我们先别想「我要修多大的法、要得多殊胜的功德、要得多有名堂的法」——再大的法门、再殊胜的仪轨,基础也都离不开出离心、菩提心和对上师三宝的信心。所以为什么许多高僧大德要求弟子对加行深刻地熏习,甚至反复修一遍、两遍、三遍,花上七年、十年?

因为这种「最基础」的,其实就是最重要的。所有法门的功德、所有开花结果的体现,都扎根于前行法这个基础。高僧大德常打一个比喻:一株植物,根和茎都衰弱无力,是不可能开花结果的;就算短暂萌了果子,也会很快掉落枯亡。

而如果把前行法彻底扎根下来,祂实修的效用不会因为死亡或任何原因而浪费。就像仁珍才旺诺布一直讲的,祂认为自己现在有这样的功德体现、对许多法门能快速理解感悟、对世界有那么多真谛的理解,都是因为前世努力实修、熏习而来的结果。实修的成效不会消失,会一直跟随我们生生世世;也许暂时被胎障或业障蒙蔽,但因缘一到很快就会显发。

所以仁珍才旺诺布强调的「实修的人」,不只是对我们凡夫说,也是对所谓的转世者说的。祂认为转世活佛不能只靠过去世那些好的熏陶,这一世就像王子一样被供起来;转世的人还是要更努力地实修,扩大自己的能力与境界,去帮助更多的人。如果一个转世活佛有广大的菩提心、有实修的经验、有很好的佛学知识理念,那么就算祂没有神通、就算祂不记得前世,仁珍才旺诺布也认为没关系。

在祂的祖师权经里提到:并不是只要是转世活佛,就一定会有前世的记忆。祂认为,与其拥有前世的记忆,不如拥有前世熏陶所遗留的善习气——这比拥有过去记忆更重要。就像上一堂课讲的,仁珍才旺诺布说:有前世的记忆没什么了不起,外道都可以有。

佛陀在世时,一个厉害的外道能记得八万世前世,但佛陀说祂没有成佛的因。所以祖师认为,不必在意一个转世活佛到底有没有前世记忆;就算没有,祂一样能利益众生、带众生走向解脱道——因为记忆只是一种神通能力,而我们都知神通不是可

靠的东西。同样,能不能记起前世并不重要,最重要的是祂有没有承接上一世的善根、能去实修佛法、把佛法的道理实践出来,并真正牺牲自己为众生。

同样,就算没有转世活佛的名号,一个真正诚恳发起菩提心、真正愿为一切众生牺牲自己一切、有这样真实发愿的修行人,谁敢说祂不是一个转世活佛?所以仁珍才旺诺布对转世活佛的看法很有趣,也很深刻。祂认为,只要我们的心能诚恳、完全没有虚伪——有时这也很难。

对末法凡夫来说,我们有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内心到底是不是真的。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与身边的人,让我们很少能掌握自己的内心;心不自在的情况下,我们很少能长时段地发出诚恳的善心。很多时候那种诚恳善良的心态,都是不由自主生起的,而不是自己能掌握的;而凡是不由自主、无法掌握下生起的,都是不稳固的。

修行,就是要让这样的状态变得真正稳固——我们做的每一件事、每一件善法、每天的功课,都基于诚恳的善心去实行。所以所有仪轨、法本,一开头一定先要求我们生起皈依发心的正确的心,这第一首要就得先做好。它是我们一切功德、一切善业展开的种子;没有撒下的种子,怎么可能发芽结果?

我们每修一遍法门,若一开始的皈依发心只是粗略、应付地带过,后面怎么修也产生不了功德。所以早期上师带大家做会供或共修时,前面的皈依发心都念得比较慢,念完还会暂停一下,让大家反思,有时还会重新开示一遍:思维轮回、思恶道痛苦、思众生的苦难,不厌其烦地反复重复。看其他名师大德也一样——过去我们这些师公,不论龙加仁波切、大成就者法王,还是秋吉林巴仁波切,很多人向祂们求开示时,祂们都强调:一定要思维轮回无常,一定要为众生发心。

当然大家都想听更奇妙、更殊胜、噱头更大的教言,但为什么这些高僧大德总要不不断唠叨这些?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关键。如果我们真能毫不虚伪地生起出离心、菩提心与对上师的信心,那不管修什么法,征相都会来得很快,功德也会自然彰显。

所以我们看很多高僧大德的传记:这位修个法几天就开悟了,那位修几天征兆就出来了,某位念一遍咒语就亲见本尊。为什么?因为祂们的心没有任何虚伪,对上师

本尊完全坦然，对众生完全牺牲，毫不留恋自己，完全不怕自己的痛苦——那种完全淡然、坦然、牺牲奉献的精神，才让祂们修任何法都能快速成就。

所以我们每天做功课，要训练的重点其实就在这里。当然，在社会、生活中为了保护自己，难免需要一些覆藏、一些自保手段；但做课时，是自己跟上师诸佛菩萨的一种沟通，只有你们彼此了知的境界。在这样的境界下，不需要任何覆藏、任何藏匿的心理。

至少每天花一点时间，把自己的心完全坦然、完全打开，对众生的苦难要真正修出牺牲的心态。不用担心「我生起这种心态之后，冤亲债主都来找我、把我弄死」。真的没有这种事。

在没达到一定境界之前，魔王根本看不上我们。很多魔王都有相当的禅定与神通；西藏很多魔鬼、厉鬼，大部分前世都是修行非常好、有极大咒力、相当神通或很高禅定力的人，只因一念恶念才转世成魔王恶鬼。我们比祂们弱太多、没什么能力时，祂们根本不屑理会。

真正能被魔王恶鬼「看得起」而来障碍你的时候，你其实早就达到很高的境界了。所以仁珍才旺诺布在这方面讲了很多，不断从各种角度、各种事件阐述的同时，不断反思、检讨自己，这类文章很多。以后仁珍才旺诺布的全集也在筹备翻译成中文，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好好看。

我自己这段时间不断看祂的著作，里面祂讲了很多自己的看法，真是很有收益——一位像祂这样伟大的大师，还不断反思自己的问题，并把一切功德都归于上师三宝。上一次还讲到许多高僧大德、以及莲师的历代转世给仁珍才旺诺布的授记，里面对祂的特征讲了很多：身高不高不低，行为有时很直接特别、有时又比较低调，但有很大的、能为正义与众生利益牺牲自己的气魄，连外貌特征都有很详细的预言。

关于仁珍才旺诺布祖师的降生之地，历来颇多争议。年代既远，加以各地皆乐于宣称本境方为祖师降生之处，彼此争讼不已，至今实难定论。祖师本人的自传则明载：祂降生于贡觉三岩县（当地常称「三岩片区」或「大三觉县」，亦作萨彦、桑岩、山岩县）的东噶尔寺（意为海螺寺）下方一处小村庄中的关房。与此相对，以白玉（吉隆）一带为祖师出生地的说法，所据证据相对更多，只是与自传所载略有

出入。两种说法皆具相当可信度，以下便先依证据较多之白玉（吉隆）一说，详述其地理形胜，而与自传所载之贡觉三岩说并陈，供读者参酌。

莲花生大士也有许多相关预言，提到祂是南开宁波大师的转世，会出现在康区，有些还特别点出祂父母的名字、祂出生的地点。像纽修大师的一个预言就提到：在五浊恶世的中期，这个阶段会有非常多的斗争与战争、众生嗔恨心非常粗重的时候，会有一位伟大的圣者降临，祂将在「大鹏山」前出生。这个「大鹏山出生」是很明确的授记。

以现在来看确实如此：仁珍才旺诺布出生地的那座山，以风水看正是「大鹏展翅山」——藏传佛教风水学里有一种「大鹏展翅」的风水，祂就出生在这种风水的地方。祂自己说，祂会出生在与乌金净土（乌迪亚那圣地）无二无别的、康定西北方一个叫「洞」的洞里。祂的传记里，有一篇对祂前世与今生际遇的思考介绍，里面很详细地提到：「我出生的地方就在西藏。」

「西藏我们知道分「卫」与「藏」（U-Tsang），又有卫藏与大藏之别；大藏区又分上、中、下，下部主要是多康。以前的西藏，多康（康定）地区那边是噶陀金刚座——过去噶陀寺的根据地，祂们称「金刚座」的南边。又位于一个虎穴洞的圣地，这个虎穴洞又叫「多康虎穴洞」。

之前有些堪布向上师祈请、询问莲师十三大虎穴洞在哪里，上师就写过一篇介绍，内容不多，网上应该找得到，里面提到了这个康区的虎穴。祂说：就在多康虎穴洞的北方。所以也可以说，是在噶陀寺的下边、多康虎穴洞的上边，这两者交界的地方。

这中间地区总共有五到六个较大的山谷。山谷附近有一块岩石，长得像自然形成的度母；在这块度母形岩石的山下，有一个「错」（Tso，湖），是绿色的水，像一个小湖、堰塞湖或小水沟。这道绿水北边的山谷口是开的，河流会与金沙江相汇。

祂侧边有「赞日」（Tsanri）神山，也就是黑屠夫护法的根据地。这座神山上，后面也提到有很多动物、植物。（译者注：赞日，藏文 Tsanri，亦音译作杂日；「赞」指赞类（tsen）神灵，此山即护法黑杜夫的本命神山，以下统称赞日。

仁珍才旺诺布的弟子所写的本传里,把祂形容的这个地方作了归纳,提到:「圣尊莲花手(即观音菩萨)之化机刹土,境有吉祥雪山城,柔软环道之将,原始所构名为『博』(Bod, 西藏)。『博』又划分为『博』与『大博』,此属『大博』;其复划分上中下三区,由第二佛大阿闍黎莲花生加持之要地——噶陀金刚座之南方。」这里的「博」就是西藏,又分西藏与大藏。

所谓「第二佛大阿闍黎莲花生加持之要地噶陀金刚座」——据说莲花生大士曾特别对噶陀寺这个圣地加持过三次,所以后来噶陀寺出现过很多殊胜的成就者。我们讲的多康虎穴洞,就在现在的昌都芒康县;芒康县再往下就偏云南了。所以云南上面是芒康县,芒康县上面是巴塘,再上来是白玉地区。

仁珍才旺诺布出生的地方,就在这之间。本传又提到:「划分为五或六『岗』之『本波岗』『马康岗』『大巨岗』三者左环绕之中央,靠近本波岗之地。」这里主要指西藏的「四水六岗」;所谓「六岗」地区,指的就是整个俗称「多康」的地区。

「麦」(Smad, 下部)指这一次出生地那一带,即马曲(Ma Chu)南北一带,也就是现在的青海省与甘肃省这一带。而「多」(Do)与「康」(Kham),其实「康」是与「多」的合体:「多」是多地区的上部,「康」是多地区的下部,两者合起来的整个地区叫「多康」;偏下半部、从靠近康地芒康县以下的南边地区,都叫「麦」(下部)。这是过去地方政府所定义下来的。

毕竟整个大藏区,过去每个地区地段的分布与变化都非常复杂:那边过去酋长、大王、小王之间战争很多,一下这个王被打败被划过去,一下那个王被打败又划回来,变化复杂、重叠很多。在康(Kham)地区生活的族群,会以「康巴人」来认定自己。现在康巴人居住的地区,大致指整个昌都、四川甘孜大部分、云南迪庆州与丽江部分,以及一些藏族自治村落、青海玉树大部分、木里县等,都属于康的区域。

所以在这里长久定居的藏族大多认为自己是康巴人;仁珍才旺诺布也常说自己是康人,正因祂出生在这靠近青海玉树地区的一带。看地图可以找到白玉地区:上面是噶陀寺,噶陀寺往下(前面说的噶陀寺南边),就会看到「察青松多白唇鹿自然保护区」;再稍往下、在白玉的树葬林再往上一带,仁珍才旺诺布的出生地大约就在这个

「察青松多白唇鹿自然保护区」内。「白玉」(Palyul)以现在的藏语翻译过来是「吉祥圣德」之意；也有学者认为祂源自古代一个叫「白佑」的部落,后来发音转成白玉。

白玉地区在唐朝以前并不属于西藏,祂自己是一个小国。历史上东汉时期,四川巴塘境内一直到白玉这一段,曾有一个叫「白狼国」的小国。《后汉书》提到,白狼国是一个较兴盛繁荣的小国,并与中原大汉王朝保持着较好的关系。

现在考古学家也挖出许多白狼国的遗迹,如过去的武器、容器、面具等。往下看,祖师的本传还提到:「至尊薄伽梵圣母誓言度母之身像岩所在处,流出『一本』(Yib)——本来称作『绿水』之流,面北山谷之交汇处,夹带金沙之大绿水的左岸。此区之地精华,多康山,或叫『赞』(Tsan),亦称『赞山』金刚岩,为乌金莲师加持之圣地,里面埋藏着十三个甚深的伏藏。

」这里说的绿色的湖,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;祂提到的「誓言度母身像岩」,我不太确定是哪一块,有可能是正前方中央那一座,或许从某个角度看起来像。这里的风景现在叫「巴巴沟」(Baba Gou),是白玉很有名的一处景观圣地;现在很多旅游网站都说,去白玉旅游,顶级玩家一定要去巴巴沟,称祂是整个白玉最美的风景。祂提到「绿水」的缓流、面北山谷交汇处有金沙大流,这也很明确,就是附近著名的金沙江。

旁边雪山中的「觉母寺」(阿尼庙/尼姑庵),是离仁珍才旺诺布出生地最近的一座寺庙,好像是噶玛噶举的寺庙。这里过去就叫「赞日」;「赞」指护法黑杜夫的「赞」——赞是一种魔王类的名称,指的就是黑杜夫护法的本命山、魂山、神山。这位护法下一次专门讲。

这里提到,祂其实是一座神山、是莲花生大士特别加持的圣地,莲师把十三个甚深伏藏全部藏在此处。莲师会特别嘱咐、加持这里,代表这地方一定是非常特别的圣地;而这位护法一定对莲师忠心耿耿,莲师才会这么信任祂,把这十三大藏全托付给赞日的护法守护。祂提到,赞日山的形状如同「五股金刚杵」;山背面有数百个泉水

绵延不绝；山表有一百零八种树种，如大忍巴拉树、阿达树、阿陀树、沉香等，树种非常丰富；山岩是白红相间的，还有森林峡谷，如同丝布张开一般，非常漂亮。

这确实后来有发现：那地区有类似丹霞地貌那样白红相间的漂亮山岩。牠说这里有虎、豹、熊、黑、雪豹、猞猁、狼、红狼等各种野兽，以及秃鹰、鸢、野鸭，还有猴子、山鼠、「野人」等无数野生动物；山面非常陡峭，人很难在上面行走。莲师特别形容说，这地区就如同天竺清凉的尸陀林一般来赞美，甚至有些伏藏预言赞美说祂如同乌迪亚那国(Oddiyana，莲师出生的圣地)一样美丽。

后来我真的去研究，发现史本里讲的一点都没错。以现在的地段划分，仁珍才旺诺布的出生地，应该属于「火龙沟」省级自然保护区内。这里确实有非常多的植物与动物物种：树就不用说，光是奇样式的花朵就非常多。

祂上面讲有「鹿」，有人以为是梅花鹿，但现在知道不是梅花鹿，而是白唇鹿——白唇鹿是特有种，全中国就属这地方最多。所以这是一处非常漂亮的自然景观地区，很值得旅游。祂也提到，这个区块森林资源非常丰富，覆盖率将近一半（约百分之四十七），有将近六百四十种野生名贵草药，如贝母、川贝等；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，黄金、银、铁、铜、铅锌、锡汞，甚至水晶等全都有。

这个地区，以现在的介绍会称它为「悉补(Sepu)文化」的一个发展地区。那边还有一个叫「三岩」(Sanyan)的父系原始部落，自成一个较原始的小体系、小村落，是全中国最晚进入文明社会的。过去它们既不跟藏族相处、也不跟汉族相处，自己有一片区域与文化、自己生存。

我不确定前面本传里提的「野人」，是不是就指这个三岩部落。另外，这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王朝叫「萨玛王朝」。萨玛王朝就是德格土司——西藏最重要的几大土司之一——最早的源头、发源地就在这里。

据说这里还有一种独特的锅庄舞，是用手指头跳的：不是用脚跳，而是把手指头放在地毯上跳锅庄。所以仁珍才旺诺布是康巴人，祂跟德格土司也有很深的关系：祂的出生地这一带，正是萨玛王朝的古址、也是德格土司后来的发源地。经传里提到：

「在西北隅之岩山表面，鸟类护主(金翅鸟)持龙蛇而降之身影极为明晰，于称名『鸟

山』之前方,恰如阎罗右旋之上,往昔众多瑜伽修行者修养所用、称作『白螺山林』之路。

」仁珍才旺诺布,就诞生在这里的一间小禅房中。(对照卫星地图)右手边是成都,最下面是芒康县。我们说的虎穴圣地的北、噶陀寺的南——也就是虎穴圣地的上边、噶陀寺的下边,位置非常准确:上面是巴巴寺与多康虎穴圣地,下来是噶陀寺,再下来旁边就是白玉寺。

再往下,就能看到绿水圣地内的觉母寺——祂就是往「江车·巴巴沟」路上会经过的阿尼庙;下面有个「巴巴沟蓝湖」,以现在的旅游景点名称叫「巴巴沟蓝松湖」。蓝松湖旁边、中间那座山,现在叫「牦牛之心」,因为长得像一颗牦牛的心脏。前面讲的传记里提到,祂是在「大鹏金翅鸟」的圣山前面出生的。

大鹏金翅鸟的圣山在哪?就是这座山。一般说大鹏金翅鸟的圣地是什么样?

中间会凸得比较高,两侧有一点对称的棱角;不看中间山岩的弯缺,只看外表山形,就是一个大鹏展翅的形状。这就是大鹏展翅山。而所谓「白螺闭关处」,以这个角度看很像法螺:靠左侧的山沟、山的纹路比较多,法螺开口处不是有很多纵向纹路吗?

所以这地方很像是一个白螺的口。白玉寺旁边其实上面还有虎穴——「惹姆(Rongme)虎穴」圣地,就在宗萨寺旁边,也是莲师十三大虎穴圣地之一。所以最北方也有一个虎穴洞;而最南方的「希」虎穴洞,现在只是几间小神堂佛殿,有人去祭拜,并不兴盛。

但惹姆岗(Rongme Karmo)虎穴圣地现在由宗萨寺管,所以很兴盛——第一世蒋扬钦哲旺波、秋吉林巴等三位大伏藏师一同开启伏藏的地方,就是这个圣地。你看绿水圣地内圈的觉母寺,跟祖师的出生地之间,只隔一两座山;祂下面还有一个火龙村,所以这一带俗称「火龙沟」。从白玉机场过去大约一百公里上下,距离虽近,但山路很多。

之前有位仁波切本要去仁珍才旺诺布的出生地考察,但快到时正值偏冬季、大雪封山,走到半路就没能继续。那边其实有马路可以开车,但祖师圣地这一段到不了,可能只能到旁边的路,再翻越中间的山林才能到达。好,今天就讲到这里。